

謎

中

謎

刺汪案的始末 (三)

孫鳳鳴刺汪精衛的真象

(本文插圖刊第5頁)

許志遠口述
賀恆仁撰稿

婉拒禮聘師徒分道

王亞樵是一個警覺性很高的人，他在感到和戴雨農所要求的合作，無法繼續的時候，就知道他在上海住下去的安全有問題了。所以他很快的離開上海，住到香港去了。自此，王亞樵和戴雨農便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了。至於王與戴的私人情感，可以從他們某一次私人往返的信件中看出一個端倪來：

王亞樵在致戴函中，有這樣一段內容：

「我對你可說沒有話講，你的主人禮賢下士，你就和顏悅色；你的主人疾言厲色，你就嫉惡如仇。」

戴雨農在覆信中，也有一段話，表明了他和王亞樵往後的相處態度說：

「不管我們過去私人關係如何，如果你有危害領袖的舉動，我就絕不放過你。」

從這兩件往返的信件中，關於王和戴往昔關係的密切，以及後來可能的發展趨勢，明眼人真是可以一看便知而窺其梗概了。

在「軍政時期」，可說是反革命勢力遍佈全

國各地，而外在的帝國主義者，更在隨時扶植勢力，破壞我們國家的統一工作。一個飲譽國際的「暗殺大王」，尤其是在「一二八」「地下戰」成功的炸斃了白川大將以後，王亞樵在以下國家為己任的蔣委員長的心目中，當然是有相當價值分量。

在開始的時候，戴雨農受命把王拉過來，在拉過來不成以後，又退一步希望合作，做一個同路人。合作不成了，便要開始防範他，甚至在必要的情況下，要有辦法除掉他。這正反兩面的上、中、下三策，都在在的提高了戴雨農在委員長心目中的地位。戴雨農之被委員長引為心腹，把侍從室的安全業務，完全交由他一手負責辦理，把軍委會特務處交由他負責，把軍事情報安全的重責，完全交給軍統局處理，警察治安也交由他去主持。戴雨農的平步青雲，在黃埔陣營裏，着先鞭，幾拔頭籌；說他得力於王亞樵正反面價值助力不少，應該是不為言過其詞的罷！

尤其是在宋子文方面，民國廿年夏在上海北站被刺的一幕，真可說是閭不容髮，餘悸猶存。宋子文一方面忌恨王亞樵對他的謀殺，一方面更

恐怕王亞樵對他作再一次的表演。因此，他對於戴雨農受命把王亞樵拉過來，安撫合作，加強防範，甚至翦滅除掉，都寄予極大的希望。因此，宋在財政上，凡是戴雨農的工作計劃預算，人員的培植訓練，無不大力予以支持。尤其是財政部緝私署，「鹽政」更主動的交給戴全權負責，這對戴雨農的一生事業發展，以及工作表現，可以說是一個主要力量。這個力量的促成，幾乎可說大部分要歸功於王亞樵這一個因素。

大量投入布署撲殺

「刺汪」一案，委員長未曾遇刺，也只是繫於蔣委員長個人警覺性一念之間。賀坡光被捕後，第一目標已明白供出；而幕後集團，自劉蘆隱牽出以後已至為明顯。王亞樵於致戴雨農函中，也明白承認他為刺汪案的主角。雖然此函化解了汪兆銘與陳璧君對委員長的誤解，但是王亞樵的暗殺行動，技術明快迅速，黨羽眾多，加上幕後又有充分經費支持，自為委員長和宋子文所深深顧慮。因此，除掉王亞樵的任務重擔壓力，在戴雨農方面是一天天的加重。

戴雨農也是一位很重義氣的人，他過去既和王亞樵有過這一段感情，雖然他也曾揚言過，要是王亞樵危害了領袖的安全，他就要除掉他；這僅僅是揚言而已，但也有幾分阻止和恫嚇的作用。後來王亞樵真的要危害領袖的安全，而他也受命除掉王亞樵了，在戴雨農的心理上，似乎仍要經過一番準備工作。雖然政治上是「翻臉無情」，而且壓力一天天加重，這種現象似乎仍然是難免的。

戴雨農對王亞樵可說是相知甚深，要除掉王亞樵，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王亞樵本身是殺人的，對於可能被人刺殺的防範，自是相當周密。他當時居住的地方是香港，香港是英國政府的勢力範圍，英國政府在骨子裏對於中國政府的統一破壞，幾乎是極盡其能事，不遺餘力。當日在香港反對政府，反對委員長的集團，英國政府都給予大力的庇護。在「刺汪」案逮捕余立奎的時候，政府正式出面，還派了大批的交涉人員，可說公法和私賄都用上了，還經過了八個月的時間，才引渡過來。在行動、案情的破獲上，處處都被耽誤了。王亞樵本人，加上他後面還有一個甚至幾個政治集團，在支持他幫助他；要想在香港把他逮捕歸案，已經是談何容易，更何况是相機把他除掉呢？雖然面對著這許多難題，但是戴雨農在行動上，仍然是積極的往四面八方投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從事計劃和佈置的工作。經過了一段相當期間，在香港和廣東兩地可說毫無所獲，而且有些佈置還被王亞樵洞若觀火似地，輕易避開化解了，這當然使戴雨農相當着急。

床下發難一鎗斃命

民國廿五年春胡漢民逝世，六月一日兩廣宣佈獨立，誓師揮軍北上，向湖南進兵。但首先是陳濟棠的空軍司令黃光銳起義來歸，廣東軍事將領余漢謀等向中央輸誠，陳濟棠下野出國放洋，廣東問題解決；增加了中央政府對香港交涉的分量，王亞樵覺得在香港居住的威脅頗大。當時堅決和中央對立的是廣西的李濟琛和擁有實力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陣容堅強，內部穩定。王亞樵為安全計，乃由香港移廣西梧州居住，個人自備有水上交通工具，可以隨時往來於香港梧州之間，至為方便。且在廣西，個人仍可擁有警衛力量，安全上毫無顧慮。

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與中央的問題，經居正從中斡旋，於九月間獲得解決。先是廣西交通盤查，戒備極嚴，中央人員根本無法進入。據事後得悉，廣西與中央問題解決中，曾秘密取得協議，准許中央情治行動人員進入廣西梧州，秘密執行圍捕王亞樵。因此，情治人員在取得諒解及掩護後，始得順利進入梧州。

因「刺汪」案在香港引渡至南京之余立奎，安徽合肥人，原曾任張宗昌、褚玉璞部團長，後經王亞樵推薦任十九路軍補充團團長，閩變後赴港居住。余立奎被捕後，輾轉經過近八個月的交涉，引渡至南京，僅承認以私人關係，代王亞樵辦理存款匯款業務，不悉來源用途，更矢口否認參加「刺汪」情事，案情一時難以結束。余立奎有一如夫人名宛君，為青樓出身，情治工作人員

偵悉此情，乃借為余立奎傳遞家書為名，與宛君接近，久之成入幕之賓。王亞樵於余立奎被捕後，以鄉誼、友誼關係，對宛君自始即至為照顧，宛君對王亞樵在梧州情況，甚為熟悉，宛君既與負責行動人員發生情感，自動協助掩護工作，自更為順利。於是，情治人員在廣西禁烟巡邏兵艦的掩護下，由廣州抵達梧州，由宛君夜間約王亞樵至一住宅中吃晚飯。王亞樵不疑有他，一人隻身準時到達，行動人員事先伏於床下，王亞樵到後，開始吃酒時，行動人員突然於床下鑽出，舉槍對王亞樵射擊，一鎗命中斃命。行動人員達成任務後，在人不知鬼不覺中，結束這位「暗殺大王」的性命，即走搭禁烟兵艦而返回廣州覆命了。

幫主赴約義犬示警

王亞樵被刺殺後，國內報紙僅當作普通消息發表，香港報紙則頗為重視，而日本報紙更大肆報導。天津日本租界，所出刊之日本報紙，以頭條大字標題曰：「悼中國暴烈團領袖王亞樵氏」。

內容對王亞樵之被刺，甚為惋惜，且頗有哀悼之意。日本人在中國間諜工作，至為深入，然而對於炸斃白川大將事，因知之不詳，而其敬佩王亞樵也愈深的緣故。

王亞樵被刺的時間是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一日，再過十八天便發生了雙十二「西安事變」，次年「七七」事變後，政府下令釋放所有政治犯。當日在上海負責刺汪監督以及轉發經費的許志遠，於夫人姚瑩女士獲釋後，曾在上海晉謁戴雨農，在戴的一段談話中，也可以看出對刺殺王亞

樵一事的觀感。戴雨農說：「以前的是是非非，大家都沒有資格談，今天抗戰開始，過去一切不談，國家民族第一，一切爲抗戰。」

從戴雨農的這一段談話中，也可以體會出來，戴雨農當日對刺殺王亞樵一案的部分觀感了。

王亞樵是安徽合肥人，國學基礎頗佳，寫的一筆魏字。民國初年，曾在故鄉從事教書生涯，旋受時代思潮影響，乃離開家鄉，前往上海，開創個人事業前途。

王亞樵到上海，首先接觸到的是安徽的一些旅滬同鄉，這對他的人生事業，關係影響很大。

首先他認識朱雁秋，此人爲張宗昌的幹部，在青紅幫中輩份很高，曾受命與應雲衛合謀刺殺宋教仁。後來應雲衛爲袁世凱誅殺滅口，朱雁秋未受株連，乃以幫派關係，在上海黑社會中潛伏。可能因國民黨緝捕甚急，乃返回家鄉安徽省會安慶居住，開山收徒，在安慶黑社會裏的徒兒法孫爲數頗多，堪稱一方之強。民國廿四年間，劉鎮華任安徽省府主席，喜看平劇，一夜往劇場觀劇，僅購得第二排票位。平劇演至一半，壓臺戲即將上臺之際，突然全場起立，許多人恭身爲禮，口稱：「朱大爺」，一人大搖大擺前行，數人隨後，進入第一排，昂然落坐，左右點頭招呼，頻稱坐、坐。對劉鎮華幾視若無睹，劉鎮華甚驚奇，詢之乃青紅幫老大朱雁秋是也。劉鎮華爲一軍閥，且爲一省主席，在省垣竟遇到這種遭冷落場面，他沒有左宗棠出發西北碰到「龍頭」，全軍大半往迎，而他仍從容泰然處之的雅量。

當時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設在漢口，楊永泰

以湖北省主席，兼任剿匪總部秘書長業務。劉鎮華乃給朱雁秋加上一頂帽子，報經楊永泰核准，以宴請朱雁秋到省政府吃飯爲由，朱雁秋至省府大門，即由劉鎮華之衛士等立予格斃。說也奇怪，朱雁秋在上海，曾以五百兩銀子買了一條愛犬，平日甚通人性，朱雁秋對之至爲喜愛。朱雁秋於赴宴前，突然皮鞋少了一隻，幾經尋找，始知爲其愛犬於頭一夜中，咬至別處藏起。朱雁秋臨行前，愛犬仍咬住衣服不放，且眼中流淚嗥叫，經數人喝叱逐開，愛犬仍欲搶上阻其去路。朱雁秋離家不久，噩耗即行傳來，一時傳爲奇談。義犬真有先知之明耶？王亞樵在上海之進入黑社會以及青紅幫，可能均爲朱雁秋的引薦。

另外，有兩位安徽定遠縣的凌交菴和凌鐵菴弟兄，都是國民黨同盟會的先進，經此二位的介紹，王亞樵加入了國民黨，因而與國民黨的一批滬上領導人士，也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還有一位杜墨林，亦朱、王之結拜兄弟，後任皖北臨淮關直屬警察局長。劉鎮華於槍斃朱雁秋後，亦派人至臨淮關將杜墨林槍殺。另外有位金幼舟，號維繫，皖人多恭稱爲金四爺，朱雁秋爲老大故稱朱大爺，王亞樵最小爲結拜中之老九，因此外稱爲王九爺。金維繫於抗戰勝利後，當選爲監察委員，來臺後病逝，享高齡九十六歲。

結交先進周旋公卿

王亞樵參加了國民黨以後，首先和國民黨的上海工運鼻祖韓恢發生了關係。韓爲江蘇人，辛亥革命期間，受國父孫中山先生任命爲江蘇民軍

總司令。當日上海地區的工人來源，一爲蘇北，一爲皖北，王亞樵爲人豪爽，手頭大方，對皖北困苦工人甚爲照顧，隨在韓恢所領導的工人集團裡，成了影響力僅次於韓恢的一個領導人物。鈕永建先生爲江蘇人，經常住滬，經韓恢先生引薦，王亞樵和鈕永建亦過從甚密。討袁三都督之一的安徽都督柏文蔚，北伐時任卅三軍軍長，十九年辭卸，亦常住滬，王往謁見，甚得禮遇。其卅三軍之黨代表常恆芳，與王亞樵經常過往，交誼甚密。至於若干皖人誤入反蔣路線，均由於北伐前殘害國民黨同志之軍閥陳調元主皖而導引。王亞樵思想頗爲新穎，尤以參加國民黨後，對時代新思想頗注意研究，後對吳稚暉的無政府主義，甚爲嚮往，對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更爲醉心研究，因而在吳稚暉留滬期間，常住寓所請益；吳稚老對之頗爲賞識。北伐期間，吳爲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首先倡導清黨，王亞樵在上海，對清黨工作，協助甚爲積極，頗有表現，後因吳稚老推薦，十六年出長津浦鐵路清黨負責人。盧永祥於袁世凱當政期間，即駐軍上海，嗣兼浙督，後即奉命爲上海護軍使，旋派何楓林接替（與王亞樵私交甚篤），對國父甚爲傾慕禮敬，國民黨同志與之過從頗密，尤以在上海甚富羣衆基礎的韓恢將軍，盧永祥對之更爲倚重。民國八年奉命兼長浙省督軍，盧永祥駐滬多年，對王亞樵已頗爲賞識，此次更因韓恢將軍等之舉薦，受盧永祥邀出任梯隊司令，駐節湖州。戴雨農將軍當時名戴徵蘭，正由一浙江地方部隊，編歸王亞樵部。戴編入王亞樵部之將校隊爲隊員，戴與王亞樵之關

係，乃自此始。盧永祥於民國六年，繼楊善德為淞滬護軍使，並兼任第十師師長，民國八年，奉令兼任浙江督軍，此間並曾一度奉令會辦江蘇軍務。盧永祥雖為山東人，且屬於皖系段祺瑞系統，然對國民黨甚為傾向，密與國父所主持之南方政府暗通聲息。國父亦令在滬同志，對盧永祥密予支持聯繫。滬上地區羣衆基礎最具有影響力的韓恢將軍，自與之合作無間。盧永祥奉段祺瑞暗示，希望在此一地區，紮根擴展，故對韓恢將軍寄望甚殷。而江蘇地區，自督軍李純暴死後，由齊燮元繼任。齊以上海為江蘇行政轄區（是時仍無特別市設置），當時護軍使為何楓林，為盧永祥部，齊燮元乃免去盧部之警察局長，另派徐國樑為警察局長，為齊燮元在上海之勢力象徵。據徐國樑向齊燮元報告，韓恢將軍在滬根深蒂固，勢力雄厚，其左袒則上海屬齊，右袒則上海歸盧。上海為一國際都市，使用武力，既不可能，上級命令，在段祺瑞主政期中，自不可能通過。齊對上海財源收入，垂涎已久，在利令智昏的驅策下，感於對韓爭奪，已為不可能之事，如欲將韓除去，其在上海亦無此力量，亦絕不可能。於是，乃由齊燮元出面，邀請韓恢將軍去南京赴宴。韓恢將軍接到邀請後，心中雖頗有疑慮，然如不去，則難免受賄怯害怕諷譏。韓恢以為以上將之尊，齊燮元未必敢有所不利行動，考慮至再，始決心成行。於到達南京督軍府時，見督軍門前，警衛持槍戒備，均作射擊準備姿態，韓恢問：「督軍何在？」警衛人員一言未發，舉槍射擊，韓恢應聲倒地，死於督軍府前。

為上將軍復仇辦學

韓恢將軍為齊燮元騙殺於南京督軍府的噩耗傳至上海，盧永祥及上海各界均至為憤慨。盧永祥立即下令，全軍分路向齊燮元進攻。上海方面，則由王亞樵負責，將上海警察局長徐國樑刺斃在大世界對面溫泉浴室門前。齊盧戰爭於焉爆發，時為民國十三年九月。

盧永祥雖為皖系，但與奉天張作霖、廣東的國父軍政府，早有盟契。齊燮元屬於直系，盧永祥前為收編駐防浙南直系孫傳芳部之臧致平與楊化昭兩部，被孫傳芳指摘收納叛將，雙方爭執不已，弄成僵局。齊、盧的蘇浙衝突，先在上海附近的京滬鐵路線旁南翔安亭開戰，雙方攻擊。廣東和東北立刻出兵，攻向北京及福建孫傳芳部。孫部亦立即由福建向浙江進擊，牽一髮而動全局，演成全國的大衝突。

盧永祥以受齊燮元及孫傳芳的南北雙方夾擊，且內部不穩，敗退上海，通電下野，由滬乘輪船經日本轉去北平，王亞樵乃仍回上海。

韓恢將軍去世，經段祺瑞下令撤葬齊燮元，韓恢將軍由國民黨禮葬於南京朝陽門外，通中山陵之大道旁，迄今猶可見韓上將軍之墓碑，聳立道旁（乃十六年奠都南京後明令改葬追贈上將）。

國民黨及江蘇上海各界人士為追悼韓恢上將軍，特由革命先進鈕永建、柏文蔚等發起，以韓上將軍號「復炎」為名，籌組發起設立「復炎中學」以為紀念，幾經籌備，乃以英租界戈登路為校址。鈕永建先生為董事長，王亞樵為常務董事，

何民魂（崇明人，曾由白崇禧推薦任南京市市長）、常藩侯（字恆芳，安徽壽州人，曾任柏文蔚卅三軍黨代表，對日抗戰期中，任國民參政員）、柏文蔚、胡抱一、劉漢川等人均為董事。復炎學校於民國十六年夏季開始招生，首任校長禮聘胡抱一先生擔任，民國十八年胡抱一辭職，由許志遠接任。

斧頭黨魁開堂收徒

上海市國民黨之工運鼻祖為韓恢將軍，韓將軍去世後，乃由王亞樵繼承負責領導。北伐期間，吳稚暉先生為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實際業務，多由副主任陳銘樞負責。王亞樵早受知於吳稚暉先生，於響應北伐軍進入上海，以及清共工作，頗有表現，一度出任津浦路清黨工作負責人，旋又返回上海負責工人領導之實際工作。國民黨上海總工會之陸京士、朱學範、周學湘、龍沛雲、洪東夷等要員均正式開堂拜王為先生，執弟子禮。今日在臺之立法委員莫宣元，亦為當日國民黨中央派去上海，配合王亞樵從事工運工作者。

王亞樵在上海市的羣衆基礎，最先是繼承了韓恢將軍的工人運動事業，接著他便把曹家渡和小沙渡等地的工人區統一領導了起來。他領導這些工人的一個特別作法，和韓恢將軍不同的是：韓將軍是主義的領導、黨的組織領導，而他却在主義和組織的領導之外，加上一個青紅幫的領導。他在青幫是「廿一」字輩的，在紅幫也是山頭鉅子，因此和工人的實際關係，更親密了起來。但是工人下層羣衆中，糾紛衆多，打架鬭狠的

事件，時有出現。那時候手槍還是很稀有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是常有的。在王亞樵的羣衆裡，這時却發明了一個特別作法，那就是「拚斧頭」。他們把十八般兵器中，斧頭兵器的進攻防守技巧，練成了一套拚鬥的作法，一有看不慣、過不去的地方，便約會在斧頭拚鬥上去較量。久之斧頭也變成殺人的利器，因之社會上便有「斧頭黨」的名詞出現。當時拚斧頭的人，以王亞樵的羣衆爲多，雖然王亞樵也不懂什麼拚斧頭，但是因爲拚斧頭的人大多是他的羣衆，他便自然的被視爲「斧頭黨」的黨魁了。

一再作案殺人大王

青紅幫的幫規是很嚴的，在幫裡面，因爲某人違犯幫規，給予應得的處罰，甚或把他「做了」（黑社會的殺人暗語）都是常有的事。對於幫外，有些看不順眼，因而動刀動槍也是常有的事。王亞樵在上海的黑社會裡，既是做了開山堂主，而且又是「斧頭黨」的黨魁，殺人的事，自是家常便飯。可是真正是他自己親自出馬，便是格斃上海市警察局局長徐國樑。齊變元騙殺韓恢將軍的消息傳來，他毫不猶疑的立刻傳令，集合他的徒兒法孫，在上海大世界對面「溫泉浴室」門口，等於是半明半暗的把徐國樑給格斃了。自此以後，涉及他的幾件大案子是：

趙鐵橋是江蘇泰興人，是李鴻章家的帳房，李家是招商局的大股東，趙鐵橋也因此關係，做上了招商局的買辦。但是他在李家中衰以後，竟然利用職務上的方便，把這一筆股權，完全侵吞

據爲己有，弄得李家後人徒喊皇天，莫可奈何，引起旅滬皖人的公憤。王亞樵是合肥人，他站在和李家是合肥同鄉的立場，於民國十九年爲李家報仇洩恨，就把趙鐵橋槍殺於英租界招商局門口。陳調元先後曾兩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陳爲孫傳芳的部下。孫傳芳在所有軍閥中，對國民黨的幹部是最殘酷的。他不像張作霖，捉到國民黨的工作同志，罵他幾句媽的巴子，頂多關他幾天，便悄悄的放掉了；有時碰到他東北的同鄉，便責備幾句說：「你們這些年輕的小孩子，懂得什麼東西，革什麼命，老子給你錢，讀書去罷！將來的差使，有你幹的。」有時候不但一次付款，而且還按期經常接濟呢！今天的張學良在臺北，東北人對他仍如此尊敬，少帥長、少帥短的呼叫着，在他老子的餘蔭上，於這一方面關係是很大的。孫傳芳就不是那樣，他捉到國民黨就殺，真的殺，也不知殺了多少無辜的。北伐期間，連蔣總司令派到浙江去的代表金佛莊，被他捉到，也毫不客氣的槍斃了。氣得蔣總司令立即把俘獲孫部兩個師長，命令拉出去槍斃了。

陳調元在駐防安徽沿江一帶，迎擊武漢方面沿江東下的部隊，在皖中和皖南一帶，對國民黨的同志，響應北伐的一些活動中，不知道殺了多少同志和一些無辜的青年。這裡面當然有不少是柏文蔚和常恆芳的卅三軍的一些老幹部。但是陳調元投機取巧，見風轉舵，在北伐軍隊絕對居於優勢，孫部敗亡命運已經決定的時候，他在安徽省會安慶防地上宣佈陣前起義。投降了以後，不但未降級，反被編爲軍長，接着竟然當起安徽省

主席來了。

發表陳調元爲主席，當然是中央的酬庸安撫政策，但是有一部分安徽人，尤其是一些國民黨的同志，在死難同志血跡猶存，屍骨未寒的時候，竟然對陳調元大肆吹捧，幫助斂搜民財，供陳調元到處揮霍運動，拉攏各方關係起來了。好些安徽當日打倒滿清、討袁、護法、對抗軍閥及響應北伐的同志，僅存的一些碩果，反被一個個的趕出安徽。這些擁護陳調元的安徽同鄉中的一個頭子，便是張秋白，蒙城人，才華很高，被陳調元任爲安徽省建設廳長。他以飲得的安徽人民血汗，在首都南京城北建築了一座很大的「梅溪山莊」別墅，張秋白赴京洽公便經常住此，張的家眷亦住此處。王亞樵看準了時間，就在這個別墅裡，把張秋白執行掉了。這多少次大案子，再加上炸斃日本白川大將一案，王亞樵這個「暗殺大王」別號，便遠近知名，甚至震動國際了。（未完待續）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爲主，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



(上)「刺汪案的始末」作者許志遠(左)與王立文(左二起)莫德惠、劉行之等合影
(文見20頁)

(下) 民19年8月魯迅(前排左三)在上海與文藝界友人合影。(文見83頁)

